

千金寨·欢乐园

本辑为抚顺社会科学科研“七五”规划重点课题

政协抚顺市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

目 录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杨尚清	(1)
欢 乐 园	欢乐园的由来.....	姚云鹏 魏丹	(8)
	老君庙.....	魏丹 杨尚清	(9)
	聚乐舞台.....	(同 上)	(12)
	欢乐园中的商业.....	(同 上)	(14)
	永安里——妓女院.....	姚云鹏 整理	(17)
	大烟馆.....	魏丹 杨尚清 姚云鹏	(28)
	茶馆儿.....	姚云鹏 魏丹	(30)
千金寨	大桥旅馆.....	姚云鹏 杨尚清 魏丹	(31)
	欢乐园的“把头”.....	李荆山 齐纯良口述 任连生 王洪伟整理	(34)

千 金 寨

千金寨历史考.....	姚云鹏 杨尚清 魏丹整理	(45)
千金寨著名商贾邵让之.....	张启民	(82)
千金寨商场·戏园子·民间文艺.....	洪 吉口述 史福兴整理	(85)
千金寨的中西医.....	尉常荣	(92)
千金寨·新抚顺·欢乐园·东西四路——抚顺知名市街著名商店名优产品史料.....	张启民 佟明宽	(96)
千金寨的工人联合会——抚顺历史 上第一个地方工会.....	肖竟 吴怀用	(108)
抚顺历史最早的工人刊物——《抚顺工人》.....	肖竟	(119)

- “公益合”商号兴衰述……………齐纯良口述
徐桂英整理(122)
- 复兴盛布庄……………阎 铭(128)
- 我所知道的“三盛东永记”百货店
……………姜义利口述 徐桂英整理(133)
- 三联商店的前身
——万发合百货店的由来…陈锡铨(136)
- “春义号”历史情况……………齐纯良(138)

日帝在满州“禁烟”内幕

日帝烟毒侵华断片及其在千金寨贩毒罪行纪实

- ……………秦广忱(140)
- 日本侵略者利用鸦片等毒品毒害煤城同胞的罪行
……………刘 畅(214)
- 日本人在清原贩卖毒品概况……………张克明(223)
- 外国人在抚顺地区经商做买卖的历史资料
……………佟明宽 阎永东(228)
- 抚顺城镇集体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王树家(239)
- 抚顺之“最”……………曹阳整理(250)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杨尚清

(一)

巨大的热情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使老人们敞开了记忆的大门。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当年抚顺欢乐园的情况，对其社会结构、生活情态、娱乐场景等，从各个方面、从各个角度做了生动的回述。这里记载的，仅仅是他们回忆所及的一部分。

参加回述的老人有：

胥文奎老人（抚矿机械厂退休工人），马永顺老人（市歌舞团退休演奏员，世居欢乐园），李济周老人（京剧爱好者），白兴周老人（当年欢乐园泰和支店经理），刘宝林委员（郊区政协委员）等。

(二)

根据老人们的回述，假如我们回溯到半个世纪左右的年代，从而今抚顺中央路，沿着通向欢乐园的三条主要马路走向欢乐园，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

从西七路（伪满时期称为七条通）一直走到今天的千金商场，那里，就是当时老君庙的旧址了。就是这座当年供奉着老君偶像的庙宇，信徒若云，香火鼎盛。几万名为日伪统治者当牛做马的矿工（当时贬称煤黑子），曾寄予老君庙多少渺茫的厚望啊！老君爷饱享着矿工用血汗钱换来的缭绕香

烟,对矿工的不幸命运,从来就无能为力。解放后,这里曾先后改建成工人第二俱乐部、小学校。如今,又建成为一座高耸的银色大厦——为抚顺千百万市民、矿工服务的千金商场。

千金商场的对过,是抚顺第一百货商店。它经过能工巧匠的内外装修,已成为抚顺在改革中有相当影响的大型百货商店了。而四十年前它的旧址,人们却已无法辨认,无法相识了。在昔日,那是条商业街。它虽然无法与北京前门外的大栅栏,上海城隍庙那窄小的街道相比拟,但那种形式、那种韵味,却是极相象的。一条只有几步宽的小街道,两边排列着鳞次栉比的各种百货小商店。人们就在那小街道中徜徉着,浏览着。而这小街的北侧,老君庙的门前,却是一条飘溢着酒菜香气的食品街。饭馆,是它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些达官贵人或少数的有钱人家,就在这里吃喝宴饮,挥霍享受。

过了这条小街,就是当时的戏园子了,也就是现在的千金大戏院处。那时的戏园子,一开始还没有房盖,叫做露天戏院,是欢乐园唯一的一间文化娱乐场所。

现在我们从西十路走进欢乐园南面地带。在这里,当时除有一幢东洋宫廷式的红砖黑瓦三层楼建筑外,整个的这块地盘都是穷人的活动天地。那红砖黑瓦的三层楼建筑当时是抚顺日伪法院(现在是抚顺矿务局服务公司)。在它的对门有几家饭馆。它的左右是卖估衣、旧货的破烂市。再往东面,是一个平民阶层小饭市,高粱米水饭、窝窝头、大煎饼就咸菜、豆腐脑,是专为矿工们所准备的。最好的小吃除了油炸糕之外,还有一种油煎大豆腐。这种吃食延续到光复之后。当年,在这个地区,一年四季,都能看到许多矿工身着黑衣(当时下井穿的破烂服装),在这里穿梭来往。特别是冬天,身穿破烂衣服、脚穿破胶皮水袜子、两臂抱夹刚刚升

井的矿工，从这里匆匆走过或在法院东边的露天饭市冒着寒风，啃几口窝窝头的情景。

如果再往西走，不远处就到了当年的所谓臭油河了。那时的臭油河，依旁在整个欢乐园的西面，仿佛是一湾月牙，半拥着充满血泪和灯红酒绿的欢乐园。臭油河里终年流淌着油黑的脏水，一到冬天，就冒着白气。十冬腊月有人到河边或桥下去避寒，但仍难耐严冬风寒，经常就被冻死在河边或桥下。所谓“大桥旅馆”就是指这个地方。那时管冻死的人称为“路倒”，如今，这名词对人们来说已是十分生疏的了。

我们再踏上通往欢乐园的最后一条主要通道——东西四路，走向欢乐园，一过西二番町就能看到现在的康乐大酒楼的门前，有一棵怪异的老榆树，那时人称大神树，上面挂满了各种牌匾和写着黑字的红布，什么“有求必应”，“心诚则灵”，写法不一而足。整日里香烟缭绕，信徒跪拜。再往西，过了西一街就是一座三层黄色小楼（如今又加高一层，是抚顺市副食品公司）。这就是当年抚顺最大的三盛东永记百货店。今天看来，它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可在当时却声名显赫，顾客盈门，穷人告状找不到衙门，往往就到三盛东门前去喊冤叫屈。

过了三盛东，就是新扬町，也就是当时所谓欢乐园的真髓所在了。新扬町的入口处，有一个用铁皮焊成的横额——“永安里”。进入了这个地区，就是当时的妓院集中地了。穿过妓院区，就是欢乐园的另一个文化娱乐场所——“福兴电影院”（即现在的轻工商场）。

（三）

再早，欢乐园只是一片荒野，八十多年前日本人侵入千

金寨之后，才逐渐成村落。当时，只有一个小村庄，几十户人家，虽然开有几家洋铁铺、剃头房之类的小店铺，但主要的是耕种新抚顺一带的土地。直至1925年，日本人为了招徕生意、吸引工人，才在这里筹建欢乐园。

以上是往昔欢乐园的四至。下面仅就几个主要方面，向读者介绍欢乐园的往昔真实面目，希望得到亲历者与知情者的补正。

欢乐园的由来

姚云鹏·魏 丹

没有千金寨，就没有欢乐园。究其根源还得从千金寨的变迁谈起。千金寨在光绪年间是个小小村落，四周遍地种的是大豆高粱，自从开采了千金寨煤矿，它才驰名中外，并被日俄帝国主义者视做一块肥肉。1901年商人王承尧、翁寿呈请盛京将军增祺谕准，创办“华兴利公司”和“抚顺煤矿公司”，以杨柏河为界，“华兴利公司”王承尧在河西开采，“抚顺煤矿公司”翁寿在河东开采。时至1903年初，沙俄权臣艾母贝，叟甫拉叟夫巡视远东特意绕道抚顺，提出将“抚顺煤矿公司”转卖给俄人的“远东森林公司”经营，目的在于利用打进“抚顺煤矿公司”的俄人而将抚顺煤矿攫为俄国所有。此后千金寨杨柏河以东的煤矿便落入了沙皇帝俄之手。1905年（光绪31年）3月11日，沙皇俄国被日本帝国击败，从抚顺高尔山夺路北逃。从此千金寨煤矿又逐步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霸占。由于煤矿的大规模开采，从1905——1910年的五年间，千金寨便由仅仅居住几十户人家的小小村庄，发展成了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市。1911年（宣统三年），座落在抚顺城内的县署衙门也移治于千金寨。此时千金寨已成为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混杂居住的繁华市街。由于日本满铁抚顺炭矿当局只知疯狂挖煤，多建竖井，多出煤炭，千金寨市街脚下，大山坑昼夜不停放炮崩煤，造成地表下沉，房屋倾斜，而“大露天掘开采计划书”发表后千金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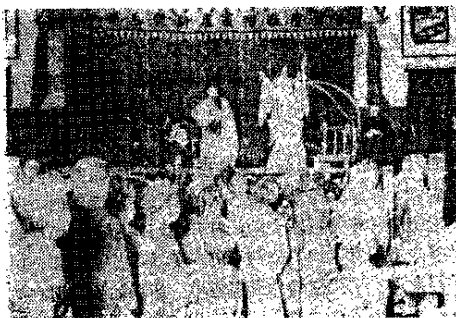
的日本人又决定将他们生活的市街和住宅搬迁到小官屯（大官屯东北隅），并在小官屯建立商业区，把山嘴子（东乡坑北侧之永安山高地即今永安台）建成住宅区。

1924年（民国十三年）——1928年（民国十七年），抚顺新站地区全部建成，并日趋繁荣。日本抚顺炭矿当局在建设市区的同时，首先考虑的是日本人的游乐地区，并选定了久保町东公园（今劳动公园）和四国町的西公园（今儿童公园）以及东七条通的公会堂（今工人文化宫）。同时以抚顺新火车站为中心，确定了东一条通——东十条通，均为日本地方机关和文化设施用地。仅把西三番町以西地区，假为中国人的“游乐园”，西七条通以南地区也只住有少数“高等华人”。例如大把头康品卿公馆，就建在西七条通（今新抚交通中队），而舅一大把头郑辅臣就住在西九条通（今西九路）。

本文所述之欢乐园，即为日本抚顺炭矿当局划出作为中国人“游乐”，并借以榨取中国劳动人民血汗的地区——“支那矿工游乐园”南起西十条通，北至西三条通，东至西三番町。此后中国人称之为“欢乐园”。（附复印照片两张）



千金寨的“日人街”



欢乐园聚乐舞台（今抚顺千金大戏院地址）

老 君 庙

魏 丹·杨尚清

老君庙是“欢乐园”里的中心建筑，举目可见。它位于“欢乐园”的正北方向，在当年聚乐舞台（今千金大戏院）的对过儿。据载是日本满铁抚顺炭矿当局投资及佛教界人士赞助，于1924年前后在原有的一座破庙的基础上重新翻盖扩建而成的。

老君庙规模宏大而又壮丽，庙宇高耸的屋脊镶嵌着彩色的琉璃瓦，在阳光映照下烁烁发光。庙内设有正殿、偏殿、前殿、后殿、道士禅房等，建筑面积约八百平方米，占地面积在二千五百平方米以上。正如《抚顺工商史》所载“其结构之壮丽，在满洲（东北）屈指可数，四季前来拜谒者不绝。”

老君庙，是座供奉太上老君李聃的道士庙，其正殿供奉着太上老君，东偏殿供奉关帝爷（关云长），后殿供奉子孙娘娘。走上老君庙的青石台阶，打开山门两厢就可看见泥塑的老君爷坐下的青牛和关公跨下的赤兔马，关平手捧金印，周仓手握大刀。这诸位神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据有关材料记载：“庙中诸位神像都是聘请北京的名匠所塑造。”

自修建老君庙到1936年（伪满康德三年），即“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在满铁抚顺炭矿由于“大露天掘开采计划”的实施，强行收买千金寨商户、居民的土地房屋，限期向新千金寨（新抚顺）搬迁之前，“欢乐园”老君庙的香火

一直昌盛不衰，探究原因，这大概与百姓的愚昧、迷信有关。谁信奉老君应前来焚香念佛；谁愿供奉关帝爷，自当前来顶礼朝拜；有求子嗣心切者，远路赶来向娘娘焚香祷告；只为求得免除皮肤生疮长疔之灾者，还要在偏殿前的施不全塑像身上贴几张膏药……。

人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和愚昧无知，便是当时迷信盛行的主要根源。当年居住在千金寨矿区的工人、商人、一般居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榨，多数人缺乏科学文化知识，饱经饥饿灾难，而又无力摆脱困境，便迷信神佛，寻求精神寄托，幻想从神佛的保佑中，使自己解脱苦难。于是他们非常虔诚地尊崇老君、关帝、财神、娘娘等诸神位，长年祭祀。

祭祀的高潮是在老君庙庙会期间。每年的旧历四月十八是老君庙庙会，会期三天即十七、十八、十九，十八日为庙会正日子。庙会期间，老君庙血红的山门大开，庙里人山人海，殿堂上香烟缭绕，上香的、摆供的、烧纸的、拜老君的、拜关公、拜子孙娘娘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老君庙前，五行八桌、三教九流，有打把式卖艺的、变戏法的、卖膏药的，也有成群结伙的叫街乞丐，他们跪在地上猛磕响头，把天门盖磕的直冒血渍儿，发出悲悲切切地哀嚎：“行善的老爷、太太、赏几个吧……，积福积德的老爷、太太赏几个吧……”。四面八方来赶庙会、朝香拜佛者更是熙熙攘攘。东自龙凤坎、新屯、老虎台、榆林堡，南起千金寨、北窑地、大官屯、西大院儿，浑河北岸抚顺古城以东村屯山乡的百姓都一齐涌向“欢乐园”老君庙。各路沿途更有一番喧闹气氛，路边摆满了各式摊床，叫卖之声震耳欲聋。有卖香火蜡烛的，有卖神纸鞭炮的，有卖十三香的，有卖吹步步磙、狮子狗，木刀木枪儿童玩具的，有卖冰糕、冰水冷饮

的，有卖炸糕、锅烙、抻面小吃的，也有边唱边喊卖药糖的……真是五花八门，七十二行，行行都到齐了。这人声鼎沸，热闹喧嚣的场景，人们无心顾及，他们来赶庙会是一心一意来求神佛庇护的。穷苦的百姓尽管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但精神却十分虔诚，尤其是那些裹脚缠足的妇女，为偿还所谓许下的心愿，风里来，雨里去，一步一头的磕到“欢乐园”老君庙，一边给老君爷磕响头，一边默默叨念着：

“老君爷大慈大悲，保佑俺全家平安，明年庙会，俺还一步一头磕到庙前。”人们是这样虔诚，愿望是这样美好，然而，面对的仍是残酷的现实，千金寨每时每刻都有他们亲生骨肉的生离死别，每天每时都有他们的亲人惨死在矿井之下。求上苍保佑吗？求神佛庇护吗？上苍无力，神佛无能。由于抚顺炭矿当局根本不采取安全措施，盲目狂挖乱采，不顾工人死活，用日本统治者的话说：“中国人的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因此，矿井瓦斯爆炸、大掌子冒顶、片帮、水淹、火烧等恶性事故经常发生。数以万计的矿工葬身矿井之下，有的终身伤残，流落街头。仅据抚顺炭矿1907年至1931年的《伤亡人数统计表》所载，在二十五个年头里伤亡人数达176991人。1932年至1942年十年间又伤亡78145人，合计伤亡人数达255132人。可是谁都知道，这统计表上的数字，是要远远小于实际死亡人数的。

当然，前来赶庙会的也有久占千金寨煤矿的统治者——抚顺炭矿地方委员会的日本委员们和那些一跺脚“欢乐园”乱颤的有势力的土豪劣绅、汉奸把头、警宪特务。他们耀武扬威，妻妾陪伴，兴致勃勃地端坐在老君庙正殿、偏殿的太师椅上，观赏庙会的热闹场面。他们面对这么多百姓虔诚地迷信神佛，颇为欣赏、得意。是啊，老君庙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他们任意摆布、奴役百姓的工具。千金寨的百姓受尽剥削

压榨，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不去想同统治者作斗争，却可悲地认为都是由于“穷人穷命”，一切都是“神佛”的安排，“由命不由人”。百姓的驯服，使他们满意，自己能够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又使得他们非常得意。如是他们也把生猪活羊，抬到庙内殷勤地供奉，以求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由此，我们便可以清晰地得知老君庙香火繁盛的原因，同时也不难看出修建庙宇的决策人——抚顺炭矿中央部的用心是何其良苦，即，用封建迷信思想麻痹人民，使之安于命运，不思反抗，以便利于其统治。

老君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演出着沉痛的人间悲剧，经历着辛酸世事沧桑。抚顺解放后，老君庙的悲剧才不再重演。人们开始摒弃封建迷信思想，认识自我存在的价值。1949年老君庙里的神佛塑像均被迁出，变此处为总工会第二职工俱乐部，每逢周末，工人们兴高彩烈地到这里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室内琴弦齐鸣，歌声悠扬，舞姿翩跹。以后又改为新抚区胜利第一小学，成为培养教育少年儿童园地。1986年小学迁走，设施全部拆除，兴建起一片高楼大厦。昔日的老君庙已永远从“欢乐园”中消失了，4月18日，这每年一度，兴盛一时的老君庙会，也已被勤奋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人们所遗忘。

聚 乐 舞 台

魏 丹·杨尚清

自“欢乐园”建成后，满铁抚顺炭矿中央部便向他们所谓的“支那矿工游乐园”投资，于老君庙对过儿，在原先修建的露天剧场的地址，扩建了“聚乐舞台”。

聚乐舞台这一建筑物为砖木结构，面积约二千平方米，可容纳观众近千人。它分为楼上楼下两层，二楼设有12个包厢，一楼设有前排雅座，后排池座。这是为“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高等华人”和日伪汉奸所专设的。一楼场内最后侧将四分之一处，用木制长电柱设立了一道栅栏，把来此看戏的矿区工人拦在剧场大厅外侧，此间没有座位，看戏只得站着，因此每逢演戏，矿工们就得抢先占据栏杆前面，来晚了挤不进人群，想看也看不见。这就是抚顺炭矿当局所宣扬的“为炭矿工人设立的免费娱乐场。”

聚乐舞台专事戏剧演出。演唱过的剧种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等。人们粗略回忆曾有几十个戏班在此演出过几百个剧目，观众总计达5万余人次。京剧名角张云溪、唐韵笙、张春山、李少芳、王芸芳、活猴王筱九霄等均在此登台献过艺。王云芳的《貂蝉》颇得王瑶卿老先生的真传，与梅兰芳的身段唱腔有相似之处，张云溪的武打戏《三岔口》分外叫座。评剧名坤角水莲珠、筱桂花、麻子红、李淑艳也在此唱过《贫女泪》、《王少安赶船》、《花为媒》、《桃花庵》、《喜临门》等。

然而，旧社会艺人是下九流，处在社会最底层，被蔑称为“戏子”，即使身怀绝技，也得低眉折腰，忍气吞声。当年“欢乐园”聚乐舞台献艺的老艺人，初来乍到，登台打炮的前三天，日子更为艰难，要天天东奔西跑，卑躬屈膝，对盘距“欢乐园”的土豪劣绅、汉奸特务……都必须进行礼节性的“拜访”。所谓“拜访”就是宴请、送礼品、送戏票。最可怜的是那些唱坤角的女演员，需付出更多的屈辱的代价。不但要拜访官面儿上的老爷，就连永安里的名妓也得挨个去拜访。如稍有疏忽，即使你的戏唱得再好，开场戏的炮也打不响，还要连连通你的倒好，弄不好把戏园子、戏班子都给砸了。

如若没有外来名角登台表演时，园子里自己的班底就得凑合着演出。如王云芳的旦角戏，朱亚轩的老生戏，七岁江、马德龙、王玉顺等人的《铁公鸡》，也能招来部分观众。

每当艺人登台演出，剧场栅栏内外便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楼上包厢、楼下雅座里的穿着入时，做威做福的老爷、太太、夫人、小姐，面前摆着香烟、水果、糕点供他们享用。这是剧场财主（老板）特意孝敬的。若在炎热的夏季，老板就让服务人员殷勤地把准备好的又香又凉的手巾把飞到“贵宾”面前，以讨欢心或多讨些小柜（小费）。而栅栏外的工人，则是衣衫蓝缕，饿着肚皮，勒紧裤带，站得腰酸腿疼，夏天热得一身臭汗，冬天冻得浑身打颤。

抚顺解放后，聚乐舞台由抚顺市总工会接收，改为抚顺京剧院，在原演员班底的基础上，组成了抚顺京剧团，演员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们成了主人，可以欣然舒适的坐在座席上观看演出。八十年代初，抚顺京剧院因年久失修，被撤倒重新修建为宏伟、壮丽，能容纳1200余观众的金大戏院。

“欢乐园”中的商业

魏 丹·杨尚清

“欢乐园”作为游乐园，同时又是繁盛地区，自是肝胆五脏一应俱全，无所不有。其间，云集着上百处各种字号的商店，各式品种的小店铺。那一个个红红绿绿的招牌，布幌，各墙垛壁上的五花八门的商品广告和那喧嚣的此起彼伏、尖声长调的叫卖声构成了当时欢乐园街市的热闹景象。

“欢乐园”中，共有大商户十几家。其中最大、最有名的有三盛东永记百货店（今西三街副食品公司楼）、公益合百货店（今胜利浴池处），从三盛东永记百货店往北，有由白岐山、刘玉堂等人经营的鲜果局泰和长支店、万育堂药店、小食堂饭庄。聚乐舞台正门两旁，有几家小商号，如春义商店、辛家白灰铺、周家棉花铺、复兴盛布庄、万发合商店等。紧靠老君庙的西胡同里有姚鹏九开设的中药店、四合益回民烧麦馆。永安里内还有二合永三鲜馅锅烙。这些大小商号，资本总额为几十万元，可满足“欢乐园”及周围地区消费者的需要。

“欢乐园”中的商号，虽资本不同，大小不一，却都经历了历史的沧桑。“九·一八”事变后的最初年代，曾繁华一时，逢年过节，更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三盛东永记百货店、公益合百货店由于资金雄厚，店铺宽敞，经营品种较为齐全，所以无论市区居民，还是十里八村的农民都来此购买年货，俗称打年纸。据说，三盛东永记百货店开业之初，所设电梯